

將至邊而虜已遁出蓋知按臣行邊兵將俱
集故寅刻潛進逾時退歸而尚擄掠屯民以
二百餘名口計牲畜以六十計向非按臣之
在瀋陽安知賊不直抵城下又哨探的確走
報無誤安知兵將不以按臣監督成功而楊
于渭顧哨備不嚴致有踈失既已無所逃罪
又且欺隱不以實聞罪愈難容迨乃至遣人
出邊將賊之所掠者殺者爲之割髮斷筋以
實其捏報賊殺回鄉之言及今行查而尚敢
公然出甘結以相誑使非按臣往來採訪檄
行推官親自查勘一一開其擄掠主名于渭
將猶以風聞無證爭辨不服何以得其欺隱
之實哉于渭之罪難容緩誅宜卽從事以
尚方之劔方足以儆惕羣情但非臨陣對敵之
時不敢不先奏聞待

命以守尊君之體于渭若以胡威寧可以分罪威
寧署事甫一月又以二三百之兵寓駐荒村
所守撫順者空名耳較于渭亦當有間若謂

鐵嶺地方亦曾被擄查鐵嶺冤頭河韓高麗
屯張總兵樓三處俱無殺掠止石牌山燒燬
空房其情罪又不若于渭之甚于渭卽百口
何以自解乎臣恐于渭自知罪在不宥迫近
賊巢或蒙不肖之心若佟養性等所爲不可
不預爲之防者已經綁拿監候仍聽

自行按臣審實卽便正法其員缺時刻難緩查有
東昌堡備禦相世爵資俸薦次年力才勇堪
可陞補一面檄行署事至于鎮臣已各派有

信地此後如有疎虞者仍首加罪責庶人心
知儆邊防有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時刻難緩孤臣老
病莫支懇乞

聖明速點督餉右侍郎并本部左侍郎以專責成
以共濟安攘事項奴酋發難其屠戮擄掠極
酷極慘之狀該總督及撫按已臚列

御前我

皇上赫然震怒計殲此酋遂下一經略矣補一遼

撫矣又起廢將數人調援兵數處矣第兵多則芻糧之需費必奢費廣則支用之補湊難調是以新撫臣周永春條奏議用督餉大臣以綱紀其事而銓部業將原推本部右侍郎李起元改推左侍郎卽以山東巡撫李長庚推本部右侍郎總理兵餉覆疏上請此非額外多設以虛糜廩祿也亦非有特恩異數以驟破成例也不過以累年不補之銜濟一朝燃眉之急且以本部應有之官總本部出納之務蓋加事而不加官裕邊勦虜計無有便于此者乃

天聽日高愆而不發銓臣請不報經略促不報聖意淵微莫可測識得無謂遼事尚可爲民力猶可支而督餉大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耶臣部未有遼事之先省直災逋甚多九邊索餉甚急業已力窮技竭靡可撐持至貽憂宵旰降旨措處及茲奴酋猖獗愈徬徨莫知所出蒙聖旨發帑金十萬前後奉

旨那借部寺等衙門二百二十餘萬其外解以減
扣至者僅零星二三萬兩以摻括至者僅北
直隸河南山東十數萬兩通計勦虜新餉約
二百三十萬有零今大兵漸次集遼前銀陸
續支發一百九十餘萬止有四五十萬尚未
發耳而索新補舊之文復傳于宣府買馬造
械之用又請于遼東千孔百出作何支應縱
臣部疏復加派三百餘萬計此時各省直尚
在酌推未便卽徵也縱臣部有預解庫貯另
行徵補之文未便果至也總至已發之餉按
時支銷若漸付于東流臣一身安能權其緩
急而次第其關領新派之銀卜日徵解尚引
盼于西江臣一身安能覈其遲速而分別其
勸懲况臣今日移一文曰督新餉明日移一
文曰督舊餉督之者亦混賄當之者愈亂有
督餉臣而後彼此不錯貸視聽可改觀也各
省今日接一檄曰戶部正堂催明日接一檄
曰戶部正堂催催之者愈頻則應之者彌厭

有督餉臣而後法令得專屬玩愒可立振也
且本色折色豈必堅一定之畫督餉者自別
有劑量海運陸運豈其無乘便之規督餉者
或另有運籌向來臣以獨力強支九載精神
久已困憊而耄且及之而病且侵之此卽居
恒無事猶懼上負委任下誤封疆矧茲蠢爾
爲仇近域多事之時乎切思虜酋非小弱也
其暫伏山寨未嘗須臾忘中國也我繕城守
彼議修坑塹我比什伍彼亦練卒乘我議勦
殺被亦嚴堵截我集精悍彼亦連黨類其乘
人不意瞞人不測豕突蜂舉之狡謀如曩者
撫順清河之役更有出往日邊患所未有竊
恐卽以十萬飽騰之衆與向聞六七萬健兒
角勝負一彼一此尚未可知而况此十萬軍
士月費金饟不下二十萬儻臣一已之精力
一有不到遼餉之支用一有不接不惟無以
犁虜庭奏凱旋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内外交關臣政慮禍且滋大耳

若究而論之諸夷之睥睨雖潛西虜之蠢動已報遼左之選調漸集各鎮之減弱可虞臣每興言及此深爲寒心難拭墮淚則

欽點督餉大臣且得一日緩乎誠一點用令與經略撫按等衙門互爲表裏則人抱一奇各抒所見其于進勦機宜實藉夾持蓋不止僅糧餉之調度而已也伏祈

皇上深爲社稷計將李長庚立賜點用俾之總督遼餉精心料理則事有專責必獲殊效留臣老病餘息以勉催九邊舊額年例銀兩仍并點本部左侍郎李起元以資協贊庶羣策畢舉百務改觀將建酋之頸計日可繫而狼烟之警指日可消矣

籌遼碩畫卷之十三終

少嘗能日百餘矣

舉百餘如贖殊事因之既信日可禦而臥臥
操本浩立卦浪李跋示以資謝贊現羣策畢
朱淑繪息以煥對火曼普露平因題兩州并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

戊午季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奴氛日熾我備日弛
謹陳遼左可慮情形以乞

聖斷以保危邊事職入冬以來抱狗馬病乞歸以
便調理乃候

命月餘未蒙恩允遼之當事諸臣時以書揭遺職
言遼左事因知奴酋蓄謀不測殲滅無期當
疆場多事之秋職久卧私寓心實不安今且

少嘗能日百餘矣

舉百餘如贖殊事因之既信日可禦而臥臥
操本浩立卦浪李跋示以資謝贊現羣策畢
朱淑繪息以煥對火曼普露平因題兩州并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

戊午季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奴氛日熾我備日弛
謹陳遼左可慮情形以乞

聖斷以保危邊事職入冬以來抱狗馬病乞歸以
便調理乃候

命月餘未蒙恩允遼之當事諸臣時以書揭遺職
言遼左事因知奴酋蓄謀不測殲滅無期當
疆場多事之秋職久卧私寓心實不安今且

強起視事諸凡遼事之可慮者不敢不以上
聞方今撤九邊之備以充遼事竭四海之財
以供遼餉期滅此奴以雪敗亡之耻伸我國
家威靈耳切謂此時邊政積習必且振刷耳
目必且更新遼左之事萬萬可無虞已孰意
會安之失賊入也而不知賊出也而不知其
偵探之不明猶故也不可慮乎賊來也而不
能禦賊去也而不能追其各將之退縮猶故
也不可慮乎賊入會安其所殺擄人數或謂
以百十餘者或謂以二百餘者或謂僅十餘
人者或謂賊爲竊掠或謂賊爲大舉自九月
二十五日以迄于今爲時幾兩月矣猶然杳
訪未實報聞不確不待再勘然後議罪其上
下之蒙猶故也不可慮乎楊于渭欺隱捏報
胡威寧附和扶同據法論罪自無可原至于
各管鎮道俱從免議夫此各管鎮道者領朝
廷疆場之寄有失而不問恐無以警其後當
討賊問罪之時有失而必問又恐有以挫於

先如此情法之兩難恩威之碍用也不可慮乎驕將之橫氣難平懦將之怯心難奮且主客不相容南北不相下日思戈矛時懷罟罟究必至于有功而妬功無罪而織罪者如杜松與賀世賢幾以幕賓所構釀成大釁雖地方極爲調停而形迹至今未化不可慮乎大將之紀律不嚴士卒之騷擾且甚開鐵一帶聞有援遼之兵強占民居橫奪民食者職查訪未確姑不舉其的名然虜來則民苦于虜虜不來則民又苦於軍師期尚遠撤兵無日將來河東之地必成荆棘之場不又可慮乎諸所可慮卽不謂之有邊政可也邊政不修則聲靈不振聲靈不振則守必不堅而戰必不勝遼之爲遼不益危耶夫大兵未集賊來如撫順清河而我無以禦之則慮在賊大兵旣集賊來如近日之會安而我無以禦之則慮在我至于慮在我也經略入遼今旣數月矣是未可以改觀乎職據會安之失鎮道諸

臣不可無議按臣以戎馬倥傯用人正急用是深思遠慮冀及寬政職豈無心亦必不敢獨嚴惟是鎮道諸臣旣任疆場其身則係國家安危之身矣相與重加毖飭勿蹈前轍不然朝廷三尺豈容再假職亦不敢復爲諸臣狗矣更乞

皇上軫念危邊大奮

宸斷亟勅經略諸臣用肅邊務早滌奴氛勿長困國家財力以貽

宗社憂職等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奉

聖旨這所奏遼左邊情種種可慮經略任事已久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平時備禦無策且事後勘報不明欺玩如此鎮道諸臣豈得無罪念用兵之際姑着策勵供職經略楊鎬着嚴督將吏設法整理亟圖捷伐務期勦滅以奠危疆如再踈虞同罪不宥諸將有退縮不前并妬功生事的着遵前

旨叅來重處援兵擾害地方的卽斬首示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天心難測時事多艱仰祈

聖明亟圖修文飭武以安邊腹以鞏

皇圖事臣見向者彗星作崇廷臣修省之請章滿公車乃邇來彗星已漸退矣臣心喜而實心疑之喜者喜其有轉災爲祥之兆疑者疑其倏來倏去正天心之不可知而要之喜終不

勝疑也臣今歲元旦有池魚之夢以語同官同官解曰詩有之衆惟魚矣兆爲豐年已而歲果大登適符臣夢臣不勝疑蓋念魯桓公三年之有年魯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皆不宜有而有春秋以爲異而特書之今日彗星方熾遽退臣之心疑不幸類是大凡災變之弭於修省此有以弭之而弭也其常也災變之未經修省而遽弭此無所以弭之而弭也其變也災異之來也或仁愛之天心借焉以

示譴告不敢不懼也災變之倏來而倏去也則天心以爲不足譴告所謂遠其大憂而驟近以小喜號之奪其魄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毒尤不敢不懼也故廷臣以向日之彗星爲災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災廷臣以向日之彗星爲

皇上怖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

皇上怖或者曰

皇上不曾俞禮臣疏

勅百官五日青衣角帶乎星變之回不有自來乎臣謂不然臣考胤征之詞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夫合君臣交儆而後可以成明明又必君之先克謹也其臣人之常憲百官之修輔從而應和而後可以成明明然則修省之專重君而不重臣也明甚不然豈其是變也釀釁階禍獨關臣子而無與

聖躬耶豈其是變也修禳修救獨關臣子之青衣

角帶而無係

皇上之澡身浴德耶豈是變也從

皇上不郊不廟不朝不講怠忽荒政召致自三十年之久而懺悔于五日之暫耶臣謂今日如此星爲天變則當修德以回天卽或以此星之退爲天休愈當修德以答天願

皇上輪臺悔過責已罪躬以平時齋心禮佛之忱移而急禱于

皇天后土

二祀

八宗將從前怠荒一切懺悔而懺悔之最喫緊處無越修文飭武二端所謂修文者園丘方澤之大典雖已逾時而絃誦不可或懈於

青宮金華玉几之曠儀雖夫遽舉而枚卜不可再遲于黃閣九列星稀當槩從填補奈何僅下一栢臺掌院而止兩咨鵠埃當槩沛

俞綸柰何僅下一工垣兩鹽差而止諸如此類皆文治之當修者而乃若文章氣運洊覺衰頹

科甲鼎元更關文運邇歲以來或以窩盜遭
譏業勘明而部尚未覆或以四科蒙訕纔疏
辨而勘尚未行此或假或真總于風聞言事
之常略無掛碍而速勘速覆當此日久論定
之後愈見分明非直大體應存亦且真情欲
覈所賴扶文運而興文治或其一端也至若
飭武更有可言者焉遼左之後經略到邊亦
旣數月矣柰何而再有會安之失卽

皇上于遼初意甚銳後以監軍主事請則又不
報又何以解焉遼軍月費不下二十萬遼庫
見貯纔勾一兩月支銷水衡之奉

旨五十萬者尚若干未發夫獨非臣子與而忍弗
予也搜括一節獨鹽運河工二項奔命恐後
他如宣鎮之懷隆以節省銀七萬兩抵充加
派真定之鉅鹿以蕞爾小邑括得三百餘金
假令海內司道盡如懷隆州縣盡如鉅鹿則
三軍無憂待哺百姓無虞增賦而無柰竟成
空谷之音也郡邑長以輯瑞行加派事伐庖

者得毋推諉須戶部行檄督催但不許借名
苛索羨耗卽郡邑長呼嵩畢天官曹題留若
而人餘當趣令速還以竟代庖之所未竟毋
得枉道家居耽延轉餉總之加派萬非獲已
速乃有濟耳臣考征倭往例有犒賞軍士銀
如張夢龍章廷柱輩先後輓輸皆出內帑故
當時行賞出部帑者曰賞功銀而出內帑者
則特標之曰

皇賞銀以明天子德意日昨二十萬之賞獨從戶
兵二部輸之夫二部何不聞執往例以爭也
今省直解運尚阻梯航隆冬沍寒凍餒諸軍
恐難用命

皇上若頰加軫恤慨發帑金百萬一爲接濟俾以
投膠挾纊之感而鼓超距飲羽之風遼事庶
尚可爲耳顧此特以遼言也同官趙興邦疏
不云乎撤九邊之備以充遼軍竭四海之財
以供遼餉臣謂今日九邊俱可慮而雲中爲
最四海俱可慮而留都爲最奚以明其然也

雲中與虜僅隔一垣虜款五十年而來所恃者惟一老胡婦戀中國恩其孫素酋狡甚素有子猛克年少而悍部下多狙獍臣恐將來壞邊局者必此酋也况素與卜互爭家事卜部落纔一萬餘素可十萬一孱一強卜雖襲王號謂吾特空王者耳王賞盡歸素貢則徒使素饜腴故堅不肯貢素則謂不貢在卜我未嘗不恭順也柰何斬我六年市賞素以此率部落挾賞有日叵測之意大可寒心乃今專爲援遼將雲中精銳悉令赴遼卽云旋借旋補餉且安出刻下寒冬野無青草素卽臨邊恐未能得志若入春乘草水之便驅久饑之雛蹂躪我禾黍騷我邊鄙其何以支夫上策宿重兵境上明示曲直使王賞歸卜餘賞歸素敢有梗者甲兵臨之今不能然計惟有確偵預防一訣貢則賞不貢則不賞如無貢而挾賞者卒乘在此尚可振卜之孱而阻素之橫然豈揮空拳策短馬所任會須戶兵二

部商確如何補兵如何補餉所謂亡羊補牢未爲晚耳至稽兵稽餉則有山西寧武道冊式具在各鎮採訪而行使餉必歸士無侵漁之竇孔士必歸伍無冒占之虛名在在皆兵人人能戰又何外侮之足慮乎此

皇上不可不熟計遼左之餘而徐計之者留都乃國家根本重地據臣所風聞其軍伍之虛耗操演之生疎人事之情窳奸雄之窺伺甚堪隱憂原額軍丁十四萬後減至四萬至于今

抑又減矣不知軍于何銷餉于何貯卽有操演竟同兒戲如水操原額船四百隻今纔六十隻耳每年修造金錢通同乾沒祇將灰烟塗飾而日久不驗及至操期軍無一有但令漁人將漁舟隔江放銃數聲塗人耳目臣考高皇帝於留都貯有絕精兵器數庫今庫皆圯漏軍則藤盔紙甲徒手走營不知器械爲何物水衡歲將數萬金錢砌可緩之街道而于兵庫兵器絕不肯一爲捐金修繕則何也最可

異者姑蘇之太湖鎮江之孟河兩地水賊盤聚數萬以上劫殺殆無虛日其海山蛇山賊首已儼然帝服矣發縱連結握南都于股掌上近且四布流言欲于蘇松借銀江陰借兵凡江左奇人俱欲厚貲羅去此其志豈在小乃應天撫臣請疾久矣何不急賜罷另簡才望以資彈壓蘇松按臣題差久矣何不急下命敦趨赴任以遏亂萌仍一面

勅諭留都當事驅除母貽日後滋蔓難圖之患此皇上不可不以熟計京師之餘而併計之者伏祈卽賜納鑒庶幾天庥可答禍亂可消若猶泄泄漫不經心內順且難外于何攘而國家大事去矣臣憂懷嫠婦言效狂夫其嘉納而施行之

○兵部題爲邊方夷難未平海內軍實宜覈仰祈聖鑒振飭舊章以保盛治事臣聞自古國家全盛未有忘戰而不危者矧今四方多事時值勦勤若復玩愒因循不豫爲不虞之戒臣竊以

爲計之左也頃者奴酋犯順罪在必誅索賦東征自不容已顧義慕窮盧觀彙而思動者非一建酋也海氛箐瘴山澤奸宄乘間而竊發者又非一遼左也一隅有警猶竭海內之力以赴設風塵四起能不顧此而失彼乎駭而後圖噬臍何及臣每一籌思食寢頓忘臣觀國家兵制內自京營外及邊腹主客兵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民壯鄉兵諸色不與焉其時一地方之兵自足供一地方之用故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以養之良法美意犁然可守而今何如也按冊呼名非乏如林之衆而傳烽入境輒多露肘之虞無亦踈忽相仍責成久廢遂至有兵而不可用與無兵等耳臣惟兵有籍有額就原額而稽覈之則登耗可知也有聲有實討軍實而申儆之則緩急可濟也宜令省鎮諸臣各將所屬兵馬盡數查出要見某標某營某衛某所各原額若干今實在若干內堪戰征若干充襍役若干馬

匹盛甲器械各若干各該糧料若干備細造冊前開大總後列撒數仍將該管職官姓名開註各營衛項下一面先報本部及兵科收照一面嚴行該管查照簡練逃故者清補老弱者更汰器械等項俱一一整頓仍須明立規格責成訓練每季終各該兵將上之監司監司分別勤惰上之撫按年終巡撫衙門開簡明書冊類報部科查其春秋簡閱之勤惰卽爲監司將領之殿最承平無事守備常嚴一旦有警兵不外索此亦地自爲險人自爲戰之筭也臣又有說焉省會邊海藩籬也畿輔股肱堂奧也查得嘉靖時臣部題稱畿內武弁單弱議行北直山東等處義勇分撥防守及召募隣邊軍餘間民安插教練規畫周詳法制甚善臣愚謂棟練丁壯宜通行于中外地方而拱護

神京尤莫勝于畿內八府况今將吏窳惰法紀廢弛較昔年兵制又不知幾何凋敝矣臣請併

勅畿內諸臣督率道將整飭前法各將選練鄉兵
名數一體附冊報查俱載入考成而黜陟行
焉務使收一人必獲一人之力費一餉必得
一餉之兵庶堂奧固而神氣彰或一制變銷
萌之一策也不然指畫餅以充饑操空拳而
格鬪如今日遼左之事豈不悖哉唐臣陸贄
有云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虜每越境橫行輒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征發益師無裨備禦之
功徒增供億之弊老成之獨慮也今日之龜
鑑也可不爲寒心哉臣謹循職掌具奏伏乞
皇上特加省覽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董承詔題爲遼事尚
多可憂微臣妄持未議謹據見聞直陳情狀
以備

採擇事臣聞之制勝者謀貴萬全慮患者亦有
一得該臣于十月初一日祇奉

欽命遣臣齎解犒賞遼軍銀二十萬兩隨領兌畢

卽陛辭就道比馭星馳半行風雪又沿邊之
警報時聞夙夜憂惶懼無底止以辱

明命幸仰仗

天威於次月初五日獲抵軍前交貯所有賞格事
宜聽經略撫按與鎮道諸臣遵

旨優給具冊奏聞臣伏念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我
國家爲發數萬之師糜百億之餉至復上厯
聖慮穆然軍士之寒苦特發多金用彰

恩賚而臣以備員承乏謬當驅使抵遼之日三
軍歡聲雷動銳氣雲蒸無不誓滅虜賊以圖
報効者區區小醜何難一鼓殲之顧臣愚私
憂過計切以爲尚有不可知者蓋其難有六
而

陛下試垂聽焉

一曰將多而難調夫有萬之師一帥可統克敵
之績無忌乃成今以援遼而一時大將起自
廢用與移諸別鎮者遂至數員毋論疾者去
者衰耄而委靡者徒取四夷之誚卽使人人

信布而十羊九牧終屬多端且其名位各不相下識略未必相符合既不專分又難一聞其中有虛僑恃氣伎懣嫉能以賀世賢鬻陽小捷尚欲多方中之者此而可期以同心戮力共建犁庭之勛者乎

一曰兵具而難用兵之精者十可當百百可當千今所調援兵非不蜂屯蟻聚聲勢赫然第承平日久其在腹裏者既不知兵刃爲何物卽各鎮間有強壯而舍已芸人未必盡其精者相予至各將所恃惟有家丁而廢棄之久半屬散亡多有聞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數爲名耳頃臣在遼見有臣郡從軍者數人號泣相向大率皆市販菜傭之侶妄意厚積遂從招集未履戎馬之場先抱死亡之痛其他寧無是者以此衆戰譬驅嬰兒搏虎直投而飼之耳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餉久而難繼自逆酋發難以來兵食之費舉焦勞亦既不遺餘策矣顧一旅之師未與

百萬之儲已竭前者業期進兵而天未厭亂
雨雪載塗方今寒威徹骨多見有凍而立斃
者而責之策馬荷戈此必不得之數也待其
春深水泮而泥濘中亦未便可長驅直搗臣
且不暇慮河上諸人允無鬪志而持籌者將
捉衿而露肘矣其究何以支之

一曰賊狡而難制奴酋素稱黠悍自計陷撫順
之後屢肆披猖時以飄風驟雨之師縱豕突
鷓張之毒旣拉三堡復墮清河此時遼卒被

屠援兵未集所幸社稷有靈不驅而去否者
破竹之勢久已無遼矣近聞其志在開鐵欲
遣婿詐降以爲內應復厚持金帛走卒于虎
慙兔慙要之入犯而又間歸我擄掠之人傳
致其悖慢之語危變多端萬一不虞而墮其
術此一蹶不復振之勢也遼事尚忍言哉

一曰地險而難攻諸虜散處沙漠不過逐水草
而居惟此酋阻深憑險巢穴甚固頃且設柴
柵築壕塹以爲防而我兵之乘機也越三關

踰五嶺聞其險隘之處車不得方軌馬不得
並馳自非熟審于堅瑕虛實阨其吭而附其
背勝負之數臣未有所定也

一曰助寡而難恃朝鮮久稱孱弱又素懼于奴
酋之積侮今雖以萬餘兵屯之境上未必不
觀望成敗爲進止北關兵雖精不若奴酋衆
其勢亦不能悉舉以助我此項再各益以我
兵二三萬壯其聲援庶彼此犄角之形堅而
首尾可相擊而應也此六難者彼我半者也
而更有在我者其當議亦有六焉并得畢其
愚奴之再三侵犯皆由撫順關入其最不可
解者一經殘破輒棄不守曩時雞犬鳴吠之
場今皆爲狐兔縱橫之窟初猶曰無兵而數
萬之衆屯扎遼陽設早有一二重兵彈壓其
地因以漸次收集屯堡居民酋未必輒入輒
出如蹈無人之境又有九月一番殺戮也而
徒責偏裨以不設備臣謂勢固不敵獨其欺
蔽之罪真不容誅耳此修守之當議者一也

遼延袤雖二千餘里而阻山濱海可耕之土無幾又時見蹂躪雖有積貯僅足供遼耳今平地增數萬兵馬芻粟之值遂至數倍項且不支之形見矣度去師期尚遠縱金錢輸輓不絕而能使天雨鬼輸乎謂宜水則于山東登萊陸則于永平山海諸處令其應起解者盡具本色以待接濟寧先事而儲不涸之倉毋臨時而掘旣竭之井庶幾有備無患乎此儲糈之當議者二也遼軍額雖十萬近止八萬有餘散處二千餘里各營最多者馬步不過千餘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穉者十之五稍強壯者不過什之三四耳近復挑選從征而各營益稱單弱又半疲于奔走倘沿邊諸虜有窺虛而蠢動者臣恐在在俱瑕遼之患不獨一奴酋也此防禦之當議者三也各邊惟遼最衝而餉獨遼爲薄自廣寧正兵營家丁頭目人馬得加至八九錢餘雖稍有差等大約一軍一馬所食不滿六錢故別鎮步軍

有多至一兩五錢馬皆七錢八錢仍有貼夏
月草料者頃又以調援而給安家行糧之費
遼卽不能概爲增厚其從征者旣以土着不
給安家或亦當于行月糧之額量爲優處庶
使缺望消而有奮心可責其士飽馬騰之效
乎此餉額之當議者四也遼處關外無冠蓋
絡繹之擾平時轉輸奔走所用以負載者每
驛不過車五六輛多至數輛止耳軍興以來
輪蹄相錯日夜不時少休而猶官不足而借
之民今則民以役苦逃亡併在官者亦賠賤
而待盡矣臣每至一驛輒見追呼多有典衣
冠而應付者不虞皮盡而毛無附乎謂宜每
輛量增脚價俟事平而後汰之所謂窮則通
斯其時也此驛遞之當念者五也令甲陣亡
者優其家三十金夫非所以慰死忠鼓生氣
耶聞前之役于遼者至今未得沾恤毋論此
倘悲慘情實可矜而使從來之功令不信于
疆場臣恐將來僇力于原者從此生解體之

心雖有瓊林大盈誰爲我扞蔽藩籬者乎此
優恤之當議者六也已上數者總之人所皆
知皆言而臣以奔走之役採諸道途與得之
聽睹既實見其情形義不敢爲隱默故直據
其一得之愚臚列如此伏望

皇上念全遼之安危關係神京之利害嚴飭將士
同謀協力務期萬全後進一舉成功併祈
勅下臣議有可一二採者及今爲安固疆圉收拾
人心之計庶遼事尚可維持寧使異日者臣
說不驗而受妄言之誅所甘心也仰惟

聖明裁擇焉

○經略楊鎬題爲日月易邁兵馬難齊懇乞

嚴旨急催以濟征討事爲照奴酋以四月發職鎬
以五月出關維時兵馬援遼者僅薊保山東
諸營在焉職是以有急調應猝兵將之疏於
是兵部止調宣大山陝共二萬自六月始至
十一月中旬始盡出關而甘固三千尚在寧
遠廣寧一帶其浙兵于四月間爲兵部所先

調者雖已戒途而猶未抵近關川兵於七月間爲兵部所續調者又若迢遞而絕無音耗總計衆寡不敵制勝猶非萬全兵部是以復有後調邊兵之疏初謂年前猶可舉事而值嚴冬大雪地利不便似非進征之時且前後徵調僅有其半亦無必勝之勢不得不俟之明歲之初矣然時光如織奄忽臘盡使所調之兵或延遲觀望歲前而猶有不至卽已至之兵或尪羸疲弱充數而猶有不堪者不有必懲之法終是虛文相誑未免妨悞進征查得先調遼兵僅有馬林所統來宣大人馬係一一親自挑選則以宣府巡撫彼時猶未到任馬林故得于該鎮總兵劉孔胤破面爭執尚得其十之七八而如張萬邦所領山西之兵趙夢麟所領延綏之兵則十無三四之強者問之則曰司道各爲地方鎮協見任把持與兵卽兵與馬卽馬吾儕閑廢之人其敢啓口乎噫是未必督撫司道無急公之義則以

間廢武弁但以得兵爲幸而無志于建功立業者一任其賣放遷就漫不加之意耳職謂今日所調之兵俱應以見任謀勇之官親自挑選彼中司道鎮協不得恃勢把持其有疲弱充數及年內不到遼陽者聽兵部查照前後

明旨從重議處庶有警懲然當此迫切時非再得嚴去下部馬上急催則恐仍前玩愒以迨春深冰泮河水流澌草木蒙茸人馬疾疫師老財殫其于天時地利人事俱不便終亦何濟于征討哉職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具題伏乞

勅下兵部嚴催各處精銳兵馬撥見任將官統領星夜兼程務于年裏齊到庶征討有濟矣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重地不可疎防大將不可數易懇乞

聖明信

明旨以重封疆以汰冗濫事臣等在薊而與遼隣

遼之紛也薊徃爲援虜或犯也薊自爲守居
平無事尚且分中東西二協以戒備虜矧今
奴酋多方構虜以牽我窺伺以乘我自夏月
到今夷情疊報在案奸細屢擒在獄臣不敢
一一塘報以示倉皇使虜酋輕我爲彼震耳
然薊實非無事之日也近據馬蘭路稟報夷
酋伯彥台吉聚集達子二千餘騎隨帶盛甲
徃東會合蟒斤兒王燒餅共湊四千要于十
一月犯搶山海東西地方又據松棚路稟報
夷酋伯日暈太會合抽扣兒共聚精兵千餘
騎要在桃界二口入犯又據馬蘭路稟報蟒
斤兒等共湊三千餘騎要犯桃林界嶺一帶
地方又據太平路稟報西虜伯彥呵哈傳調
精兵二千餘騎要于十一月半前後在桃林
口等處報仇中協警報如是而東協則更急
矣據鎮守山海總兵柴國柱今報朶顏衛大
小頭兒傳諭不許打圍用心餒馬等河凍了
聽候調兵一萬餘騎約在十一月內犯搶劉

家口河流口白羊谷白草窪一帶地方又連據永平兵備劉澤深及各路稟報相同據此則山海關留一老將以鎮東偏衛門庭可已乎可數易乎乃我所以固圉者猶兒嘻而建置大將猶呼小兒也半年來路將藺登瀛罷而設總兵杜松矣松未煖席以調援去屬廢弁王文鼎攝其事矣留一柴國柱甫得

肯而文鼎統士馬以援行矣國柱席又未煖邸報傳遼東巡撫周永春疏更欲調之廣寧矣又

山海疊障萬重某可闌入臺空墻塌某可搗虛大將軍果皆朝受事夕運諸掌乎將意士情果能一日而臂指隨屬惟吾意乎頃督臣汪可受回鎮與臣曰近乃知山海一望曠野險不足恃宜宿重兵今旣無重兵而但留一將臣憂未歇也頃西協兵將與酋滿且相持臣檄道將不得與寸絲斗粟以示吾弱而生戎心講折之報相續于路脫一旦馬蘭松棚太平諸路闌入犬羊逆吾隸之顏行西協必

不能舍其信地而東馳則誰望乎薊不幸有事而出塗之師轉運不絕之餉能整暇如今日乎安薊止以紓遼防薊乃能安薊不必荷擔薊任者憂之恒人解之矣而意留一疾痊無兵之老將又不可得旦奉留

旨而夕欲去之也國柱甫下車藉迹弁之脏清隱占之伍臣方以振勵期之不謂不能一日安也臣伏自惟急公之誼唇齒之援臣業已殫士民力竭狗馬心以行遼矣今夷情疊至亦未嘗希尺寸之刃升斗之糧十百士馬于遼獨計留一大將于關則奴酋不敢疑我虛得戰將爲倡則偏裨不敢愛其死得一任事不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且國柱起家所携從健兒悉赴援兵其弟亦復接領援兵繼遣出關矣國家從來不乏征討然未有用大將至于八人者况遼兵數萬十羊奚取九牧何獨不可留一將于關以維內地而廣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遙萬一近虜乘釁如前

所謀報將薊東可以不守耶永春之言曰遼安則山海自安又曰河西一帶無虞而山海以內有盤石之安矣夫臣所憂危正恐山海以內不能安行永春之策則薊可入遼之統馭卽無所用臣臣身贅也移國柱于遼以安關內而臣不能知臣識闇也闇固當罷贅亦當罷伏乞

皇上卽賜罷斥至于山海關應否該防半年四易無將應否再易

新旨應否屢更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以奠邦畿母以臣輕并輕鎖鑰而褻

絲綸庶國體邊防兩有維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關帥原藉援遼藩籬不宜太分謹因薊撫之疏再一申明以求共保封疆事職接邸報見順天撫臣劉曰梧一疏重地不可踈防大將不可數易職讀之一過不甚駭異有是哉老成人舉動固如斯乎職

言公事也曰梧所爭亦公事也同爲封疆同
爲

朝廷相反乃以相成旣相左不嫌相正而輒不
勝憤激至云薊可竟入遼之統馭而欲以冗
濫自罷噫是何言也遼之仰藉於薊薊之往
而援遼洵如曰梧之言第不思薊之健卒遊
而入于遼也薊之器甲輓而入於遼也爲私
於遼乎抑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乎如爲私于遼則當如富室之
於貧兒捐一錢之惠不勝德色曰語施已倦
矣如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則當惟力是視爾我藩籬應須
剖破卽不然亦當與督臣樞臣從長商議如
職之議爲長便從職之言如曰梧之議爲長
仍從曰梧之言有何嫌疑有何芥蒂何必憤
憤然輒以意氣從事也且按關二臣之爲薊
門慮不可謂不周矣在按臣王象恒已題撥
京軍於古北喜峰出防矣在關臣潘汝楨又

題挑京營一千五百防守一片石等四處矣
出關之始與督臣商議再四而後具疏非孟
浪爲此舉也而何曰梧督過之深耶如曰廣
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遙萬一西虜乘釁難以
策應則職疏不云李光榮仍回前屯衛乎據
光榮對職云西副將

勅書原帶防薊倘薊有警報光榮詎能坐視而已
乎職疏請移柴國柱廣寧仍令李光榮回前
屯蓋爲光榮在前屯七年彈壓久著不便更
易職亦非孟浪移國柱五百里之遙也大抵
國柱所慮者無兵耳職不知此時薊鎮督撫
曾否照部議各發標兵一千名令本官統領
防援否如已有兵彼原以援遼爲名遼東有
事彼必應援在山海猶在遼也職與曰梧之
意有何刺謬如無兵馬統領而虛擁坐鎮之
名是曰梧爲山海計則周爲國柱計則踈矣
封疆之臣各爲封疆職與曰梧何尤但念薊
遼輔車相倚不宜太分藩籬耳至若遼東虜

報紛還亦有可言者本月十六日據管義州
叅將事李懷忠稟稱有哈喇兄弟四個帶領
達子五六百馱帶盛甲上邊明說打圍得便
犯搶又有虎慙兔慙傳各營達子大小頭兒
將好馬餒著不許騎聽調有犯搶消息十七
日據杏山備禦祝世昌稟有拱兔營差夷小
郎中蟒官大等報稱有哈喇侵打喇明暗蟒
斤兒十個頭兒帶領達子一千餘騎要在這
月盡犯搶錦州二十一日據署慶云堡遊擊
何懋官報稱有卜兒亥下次男蟒各大營通
夷額思庫等報說有巴嶺瓜兒兔會合黃把
兔等各營大小頭兒達子上了馬五日到廣
寧沙嶺海州要犯遼瀋等處地方你們裏邊
十分防他又審來夷密說因得革兒帶有四
十名達子駱駝二十隻馬一百匹往奴兒哈
赤家去了二十日多又據管東路協守副總
兵事麻巖援遼總兵馬林各稟報相同本日
又據山海管叅將事遊擊吳自勉稟據尖哨

張臣稟稱役在董忽力營內密探有本營夷人羊羔兒前往頭目阿吉不賴營內探親回來說有東虜頭目李喇台吉差達子會合朵顏衛頭目共聚精兵達子二千餘騎馱戴盛甲於本月初八日祭旗十五日上馬定要在十一月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西地方二十四日又據鎮靜堡守備劉世勲稟據虎憨兔憨差兀榜什送夷稟一紙內云今奴兒哈赤侵害天朝吾當竭力報恩奴兒哈赤有

勅書納貢天朝當則截住天朝內征吾則外合可將奴兒哈赤

勅書減半與吾後可和平

勅書全與吾吾乃一國之主來春新賞預支與吾順則兩從儻不從難以禦之等語二十八日又據尖哨倪安稟稱役在賴暈互營內探得本酋下夷人密說有東虜頭目又哈賴差夷孩子等三騎於十一月十三日到營會合聚兵一日又酋下達子前去與奴兒哈赤助兵

各夷稱說我們是朶顏衛達子祖輩俱食
朝廷大賞不肯前去止有頭目蟒斤兒傳令附
近達子共聚二千餘騎馱戴盔甲于十一月
十八日祭旗十九日上馬要在本年十二月
初一日前後犯槍遼東寧前東西地方各稟
報到職職據各報夷情紛然蠢動無非因大
兵盡東乘隙生變除一面嚴行各道督令各
該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及相機堵剿外
職所更慮者虎憨鬼憨有受奴重賄結連入

犯之情故假以助兵要挾又紗花巴領二十
營俱要比照虎酋進馬事例紛紛挾賞萬一
大勦進兵之時東西諸虜乘機入犯遼之爲
遼未可知也職受事未及一月百孔千瘡補
救甚難卽如遼東買草之事職日夜區畫安
輯軍民恐生內變猶妄意直隸山東協濟昨
已移咨戶部欲將地畝加派銀徑解遼東而
該部漠然不應又移咨曰梧及山東撫臣欲
將地畝銀買運草東接濟遼東而曰梧又介

然有大分藩籬之意職何望焉再照職原請
督餉大臣委係萬分緊急乞卽允用仍

勅戶部將加派地畝銀星速咨催各省將見銀那
解遼東以濟急需庶

明旨以信而封疆可保職卽開罪於各省撫臣及
藩臣所不恤矣職謹因申明前疏併及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封疆多事綱
繆宜周乞

勅各邊大臣捐成心持定力以保國家治安事竊

照遼東撫臣周永春河西兵力單微西虜乘
機蠢動一疏蓋議山海關新留總兵柴國柱
欲移鎮廣寧訓練續調西兵以彈壓西虜者
也又照順天撫臣劉曰梧重地不可疎防大
將不可數易一疏蓋極言山海之必不可無
總兵而柴國柱必不可移廣寧也在永春謂
遼爲山海門戶固危遼正所以固山海在曰
梧謂薊爲遼之出塗安薊鎮以紓遼防薊乃
能安薊兩臣之說不可謂非疆場至計然以

職愚衡之遼之急甚于薊移廣寧而練續調
之兵則兵得將用將得兵用兵將得援遼之
用似于緩急有濟名實兩得如徒留一無兵
之老將使鎮山海假若山海有急柴國柱能
以空拳擊乎其于遼薊均無益焉可知也卽
如曰梧所云留一大將於關則奴虜不敢疑
我虛得戰將爲倡則褊裨不敢愛其死得一
任事不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國
柱誠無藉於兵馬而自爲薊鎮重則薊鎮誠
不可一日無國柱者永春之策於是乎未必
行矣卽行永春之策或另爲永春擇可用之
人以備永春之用亦必不爲廣寧而奪國柱
致虛山海以孤薊鎮也何至云行永春之策
則薊遂入遼之統馭耶又何至云以順天撫
臣謂無用遂謂爲贅爲闇必當議罷以汰冗
濫耶曰梧爲地方之心誠切而其氣則不覺
過張矣至督臣汪可受旣曰柴國柱留駐山
海無一兵統領徒爲虛設又曰山海關與遼

爲隣非與虜爲隣遼安則山海自安當其會
咨留國柱時事關邊計何不往返商確議定
而後行直待周永春至關顧乃爲此語乎今
兩撫臣持議不同各有專責也可受則總督
薊遼薊遼皆其主持國柱之或移廣寧或留
山海督臣可無說而處于此哉近聞經略楊
鎬時抱憂讒畏譏之心每懷掣肘撓權之慮
自奴酋發難起楊鎬於山間

賜劔專征閩以外則經略事也不又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乎則其權誰得而撓之肘誰得
而掣之若爲其所撓所掣便可以覘經略已
方今興問罪之師疆場之事任亦良艱故廷
臣相戒小小得失切不可繩以文法曾未有
輕及彈射者况經略領疆場之重寄關國家
之安危篤之忠貞有死無二者義也柰何慮
及于譏讒一慮譏讒則畏首畏尾所餘幾何
乃敢望作三軍之氣而伸撻伐之威乎伏乞
皇上勅諭邊臣開誠布公虛心平氣期于內安外

攘永保太平之治則疆場幸甚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廷題爲狡夷窺伺益深內地防閑宜豫伏乞

亟下考選諸臣以肅城禁以固根本事臣奉

命按遼其于軍丁強弱邊備修弛固臣職之所當計也至其薇垣之形勢綢繆之訐謨亦臣慮之所當悉也臣入遼日屢見狡奴時遣奸細多方窺覘臣自寧前以至開鐵緝過奸細十數餘起訊稱奴酋拘繫妻小止遣隻身前往

山海等處地方或扮僧道沿途募化摹寫一帶邊關險易或冒軍士潛住城堡偵探援遼兵馬多寡臣俱行重錮聽經略誓師之辰轅門梟示矣此猶就遼中捕獲者言也聞奸細闖入內地存在在見告故在山海聞有張小小等五名之獲在燕河聞有把兔之獲在界嶺口聞有稍戶好山之獲且有虜乘馬闖入永平東門巡軍盤詰而生擒者頃聞狡奴多賫貨賄結連虎憨夷虜潛通踪跡益詭蓄謀益

深倘內地不防禦何以樹四方根本城禁不
森嚴何以杜狡夷窺伺安攘計疎奸宄叢生
伏機隱禍將有不可知者矣臣候命之日伏
觀皇城四門有巡視科道之差都門五城有
巡視道臣之差應以新任科道爲之今有考
選科道李若珪孫之益等候命日久事在未
膺伏乞

皇上檢發考選原疏俾諸臣得荷殊恩槩賜允用
委之以巡視禁城之任責之以盤詰稽查之
勞將見羣策畢效衆力畢舉不惟諸臣各殫
葵藿之忠其于杜漸防危安內攘外胥得之
矣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關夷報效
朝廷剿尅奴酋一寨謹題知以慰

聖朝東顧事本月初六日據開鐵路原任總兵馬
林稟據鎮北守堡周大祥飛報本月初二日
申時分據北關夷酋金台失差部夷戶失卜
到堡報說有本酋男得兒韋台吉帶兵剿尅